

古今醫酉案按

三



古今醫案按卷第五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貯賢

七情

喜

戴人曰。昔莊先生治一人。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為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元關者也。然華元化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欲活他人。反戕厥躬。悲夫。

戴人路經古毫。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眾醫治之術窮。戴人以滄鹽。



成塊者二兩餘。火燒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同煎三五沸。稍溫與飲之。以釵探咽中。吐去熱痰五升。次服火劑。火主苦。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即笑之象也。

怒

項關令之妻。病怒不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眾醫處藥半載無功。戴人視之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觝。又大笑。復於其傍。常以兩個能食之婦。誇其食美。此婦亦索其食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而瘥。

丹溪治一婦人。年十九歲。氣實多怒。不發。忽一日大發。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上衝故也。與香附末五錢。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煎。又與青黛人中白。香附末為丸。稍愈。後大吐。乃安。復以導痰湯加薑炒黃連。香附生薑。下當歸龍薈丸。



憂

丹溪治陳狀元弟。因憂病咳唾血。面薰色。藥之十日不效。謂其兄曰。此病得之失志傷腎。必用喜解。乃可愈。即求一足衣食之地處之。於是大喜。即時色退。不藥而愈。由是而言。治病必求其本。雖藥中其病。苟不察其得病之因。亦不能愈也。

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法靖診曰。二寸脉微伏。是憂思致病。請示病因。徐曰。女子夢吞蛇。漸成此病。靖謂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疾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過憂成疾。當治意而不治病耳。

思

一富家婦。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診之。曰。兩手脉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方而去。其婦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八九日。不寤。自是食進。脉得其平。



一女新嫁後其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臥如癡無他病多向裏牀坐丹溪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不食怒屬肝木木能尅土怒則氣升發而衝開脾氣矣其父掌其面呵責之號泣大怒至三時許令慰解之與藥一服即索粥食矣朱曰思氣雖解必得喜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愈

丹溪曰一蜀僧出家時其母在堂及游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甚切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黃瘦倦怠時僧年二十五歲太無羅先生見之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許鈔十錠作路費曰不望報但欲救汝之命耳察其形稍甦脈稍充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僧遂如故又半月有餘與鈔十錠遂行



附有士人觀書忘食一日有紫衣人立前曰公不可久思思則我死矣
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

悲

一婦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不應許學士曰金匱云婦人
臟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者甘麥大棗湯主之用其方十
四貼而愈蓋悲屬肺經云在臟為肺在志為悲又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是
也此方補脾而能治肺病者虛則補母之義也。

息城司侯聞父死於賊乃大悲哭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
覆杯大痛不任藥皆無功乃求於戴人戴人至適巫者在其傍乃學巫者
雜以狂言以譖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回壁一二日心下結硬皆散所
謂喜勝悲內經自有此法也。

資生經曰王執中母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會而愈後遇
憂愁悽愴者灸此穴無不愈。

恐

高逢長表姪嘗遊惠山暮歸遇一巨神臥寺門恐懼奔避自是便溺日五十六次周恭曰驚則心無所倚恐則傷腎是為水火不交二臟俱病故其所合之府受盛失職州都二府不禁矣。

震按此證當死或用參芪溫補之藥以圖僥倖

驚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於樓上夜值盜劫燒舍驚墮牀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行莫敢冒觸以聲歲餘不痊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見而斷之曰驚者為陽從外入也恐者為陰從內出也驚者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於高椅之上當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几何必驚乎伺少定擊之驚少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使人

擊背後之窗。徐徐驚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其門窗，自夕達曙，寢息如故。夫驚者，神上越也。從下擊之，下視所以收神也。從此遂愈。

王中陽治江東富商，自奉頗厚，忽患心驚，如畏人捕之，聞脂粉氣即遺洩。晝夜坐卧，常欲人擁護，方安。甫交睫，即陽動精滑，偏身紅暈紫斑，兩腿連足浸淫溼爛，膿下不絕，飲食倍常，酬應不倦。累醫不效。王診得六脈俱長，三部九候往來有力，兩手寸尺特盛，猝難斷證。因問之商，告曰：某但覺虛弱無力，多驚悸，及苦於下元不固，兩腿風瘡，侍奉皆賴婦人，而又多慾，不能自禁，奈何治之？王曰：時醫必作三種治。一者治驚悸，二者治虛脫，三者治風瘡。以余觀之，只服滾痰丸，然後調理，滿座愕然。王曰：此係太過之脈。總是溼痰為病，與火炎水涸，神怯精傷者，本異標同也。遂去痰毒，不必纒治。服丸三日，脈稍平。曰：君連年醫藥不效，反增劇者，不識虛實，認假為真，故也。再令服三次，越五日，脈已和，不言驚悸之苦。但求遺泄之藥，王用豁

疫湯加茯苓煎服。月餘諸證悉減。乃用泥金膏。以新汲水調敷兩腿。乾則再上。周時洗去。則熱氣已衰。皮肉寬皺。然後用杖毒活血方。調敷全愈。震閱洞虛子原案曰。此係太過之脈。心腎不交。又曰。水火亢行。心不攝血。運於下不能上升。凝於肌膚。日久溼爛。與火炎水濫。神不寧。湯頻泄者。本同標異也。其詞溢而義晦。不如曰。溼熱生痰。上壅下注。反覺徑捷。故潛改之。再查豁痰湯。亦逸人自定。乃以小柴胡湯去薑棗。加紫蘇薄荷。羌活陳皮厚樸枳殼南星。云治一切痰疾。與滾痰圓相副。或以前胡易柴胡。其泥金膏。則用陰地上蚯蚓糞三分。熟皮樸硝二分。同研細水調敷。杖毒活血方。則用蛇床子光草烏火煨。爐甘石枯礬。檳榔花粉。菜豆粉。凌霄花赤石脂白石脂大薊根葉小薊根葉為末。另煎大黃汁調敷。云治杖瘡奇妙。

附一富室子弟。因憂畏官事。忽患惡聞響聲。鞋履作聲。亦即驚怖。有事則彼此耳語而已。飲食自若。舉動無差。王令服滾痰圓二次。即能起坐。

應酬再以豁痰湯分心氣飲相間服之而愈分心氣飲者乃二陳湯加紫蘇羌活桑白皮肉桂青皮腹皮木通赤芍也。又一人因相識官員為事猝為當道直入其室搜索男人即驚死其妻須臾甦省失志顛倒棄衣摸空王亦令服滾痰圓二次下咽即睡次夜又一服仍用豁痰湯加枳實服數日即安。

張路玉治河南督學汪緘庵媳產後病虛無氣洒洒然如驚常時效青黑結痰欲效則心中惺惺大動效則渾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聞一聲響則頭面閉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專事婦科者屢用補養心血之劑罔效虛羸轉劇邀張診之脈浮微弦而扎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先傷風熱坐草時迸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膈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淬蛤粉以清理痰氣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菟絲痰積蓋痰在膈膜之上非焰硝無以透之血在膈膜之上非五靈無以濬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數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寧形神漸旺改用歸脾



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康。

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恚頻仍近于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噤目矇石頑診之氣口數盛而促人迎弦大而孔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狀一醫以為證犯條歟不出五日當斃張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勢散漫今拈着衣被儘力杜摛定為挾驚挾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怒而何況脈來見促當是痰氣中結殊非代脈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用鈎藤鈎一兩煎成入竹瀝半盞薑汁五匙連夜服藥即得安寐次日六脈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調牛黃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共去結糞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脈靜人安稀糜漸進數日之間平復如常

震按七情致病病本難治戴人丹溪治法神矣洞虛子專主痰火亦難奉為要訣石頑二案論病最精用藥更巧

樹影



姑蘇朱子明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屬所憑莫能瘥戴元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大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大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愈

易思蘭治一婦渾身倦怠呵欠口乾經月不食強之不過數粒而已有以血虛治之者有以氣弱治之者有知爲火而不知火之源者用藥雜亂愈治愈病至冬微瘥次年夏間諸病復作肌消骨露三焦脈洪大侵上脾肺二脈微沉餘部皆平和此肺火病也以梔子仁薑汁浸一宿炒黑研細用人參麥冬烏梅煎湯調下進二服即知飢喜食旬日肢體充實如常後因久病不孕眾皆以爲血虛而用參芪之品半月胸膈飽脹飲食頓減至三月餘而經始通下黑穢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其苦萬狀復以四烏湯換生地加陳皮蘇梗黃芩山梔青皮枳殼十數劑一月內即有孕

震按首條之病鬱易辨涌法誠勝於服藥次條之病情難辨其方恐未能速效至於經閉已通病亦輕矣用藥固宜平穩

周慎齋治一人六脈澁滯。脇痛吐臭。痰惡心食不下。蓋脇者少陽之分也。清氣不升。濁氣鬱于少陽之絡。故痛。濁氣上逆。故吐臭。痰而惡心。濁氣故臭也。食不下者。少陽清陽之氣不升。則肝不能散精也。用柴胡白朮各二分。黑山桅甘草各五分。白芍丹皮各一錢。白茯苓廣皮各一錢五分。歸身八分。麥冬二錢。十貼全愈。

震按脇痛吐臭痰。昧者必妄認肺癰肺痿等病。得此論可與石山治臭痰一案並垂不朽。

紀華山雅自負而數奇。更無子。時悒悒不快。漸至痞脹。四年肌肉盡削。自分死矣。姑蘇張澧水診而戲之曰。公那須藥一第。便當霍然。以當歸六錢。薤菜子一兩。香附童便炒八錢。下之。紀有難色。不得已減其半。張曰。作二劑耶。一服夜夢遺。舉家慟哭。張拍案曰。吾止欲其通耳。仍以前半劑進。胸膈間若勇士猛力一推。解黑糞無算。尋啜粥二碗。再明日巾櫛起見客矣。逾年生一子。

震按痞脹四年。肌肉盡削。一夢遺而半劑之藥如神。雖仲瀉所述。吾不敢信。

詐病

張景岳曰。予向同數友遊寓榆關客邸內。一友素耽風月。忽於仲冬一日。夜叩予戶。張皇求救。云所狎之妓。忽得急證。勢在垂危。倘遭其厄。禍不可解。予往視之。見其口吐白沫。僵仆于地。以手摸之。則口鼻四肢俱冷。氣息如絕。陡見其狀。殊為驚駭。因投手診之。則氣口和平。脈不應證。予意其脈和如此。而何以證危如是。沉思久之。豈即仲景所云詐病耶。復診其脈。安然如故。遂大聲於病妓之旁曰。此病危矣。須用極大艾圓。連灸眉心。人中。小腹數處。方可活。惜花容損壞耳。余寓有艾。宜速取來灸之。然火灸尚遲。姑先與一藥。使其能嚥之後。倘有聲息。則生意已復。即不灸亦可。若口不能嚥。或嚥後不甦。當速灸可也。病妓聞予之言。竊已驚怖。惟恐大艾着身。藥到即嚥。嚥後少頃。即哼聲出。而徐動徐起矣。次日問之。乃知為喫醋而

發也。

震按此條乃人病脈不病尚易揣度。次條所載金吾公二妾相競一係燕姬其母助惡叫喊撒潑遂致氣厥若死自暮及旦不甦景岳初診之見其肉厚色黑面青目瞑手撒息微脈又伏渺若脫意其真危也欲施溫補恐大怒之後逆氣未散欲用開導恐脈之似絕虛不能勝請再診之則前此撒手今忽十指交叉於腹因而動疑及著手再診似有相嫌不容之意卒然猛扯之力強且勁益疑將死之人豈猶有力如是乃思其脈若此者或因肉厚氣滯北人稟賦使然或因兩脈夾擊奸人猝詐所致遂用前法以恐勝之藥甫到咽即活此比前案更難辨識也。

疾

丹溪治一室女素強健六月發煩悶困憊不食時欲入井脈沉細數弱口漸渴醫作暑病治不效又加嘔而瘦手心熱喜在暗處脈漸伏而妄語朱製局方妙香丸如芩實大井水下一丸半日大便藥已出矣病不減遂以

麝香水洗藥以鍼穿三孔涼水吞半日下稠痰數升得睡漸愈因記金匱云昔肥而今瘦者痰也

震按此證必須妙香丸若溫膽導痰等方無益也但以芡實大之丸藥而囓圖吞下一奇再以便出之藥而水洗鍼穿又復吞之更奇

立齋治一儒者背腫一塊按之則軟肉色如故飲食如常勞則吐痰體倦此脾虛而痰滯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少加羌活外用陰陽散以薑汁調搽而消後因勞頭暈作嘔仍以前藥去羌活加蔓荊子而愈

震按此即世人所謂溼痰流注也勞則吐痰體倦脾虛易明矣

閣老梁厚齋氣短有痰小便赤澀足跟作痛尺脈浮大按之則澀此腎虛而痰飲也用四物送六味丸不月而康仲景云氣虛有飲用腎氣丸補而逐之誠開後學之矇瞶濟無窮之大枉腎氣丸即六味丸

震按四物湯送六味丸專補腎陰也若仲景所謂腎氣丸必以六味加桂附為是况氣短足跟痛尺脈澀僅用六味恐不效此案與治孟都



憲案同法。梁則小便赤濇。孟則遺尿。梁則尺浮大而按之濇。孟則尺浮大。按之如無。孟加眩暈尤易辨也。

李士材曰：翰林李集虛勞而無度，醉而使內，汗出多疾，服寬膈化痰之藥，轉覺滯悶，診其脈沉而濇，兩尺尤甚。余謂其婦曰：痰得濇脈，一時難愈。況尺中濇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勉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二劑，有小效。眾皆喜。余曰：濇象不減，脈法無根，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歿。

震按：此與梁厚齋案同一濇脈而死生不同者，彼惟尺脈浮大，按之則濇。此是六部沉濇，兩尺尤甚，輕重自別也。况又云脈法無根，想是沉而細濇。按之欲絕耳。不然，哮喘門中顧明華案亦係濇脈，何以先補養而繼吐下，仍能愈之耶。

李士材治秦景明，素有痰飲，每歲必四五發，發即嘔吐不能食。此病久結成窠囊，非大涌之弗愈也。須先進補中益氣，十日後以瓜蒂散頻投，涌如赤豆沙者數升，已而復得水晶色者升許。如是者七，補之七，涌之百日而